雪中火

“欢迎回家。”

妖刀姬刚被晴明召唤到寮里，站在庭院中央却无人问津的时候，一个身着靛紫色浴衣，脸侧还别着一个脸狐面具的少女从手下忙碌的事务中抬起头来，冲她微微点了点头，随即又投入到那群吵吵嚷嚷对庭院的装潢争执不休的式神堆里。

“在下需要干燥温暖的草丛，还有雀喜欢的谷堆。”

“喂喂！大狗狗你不可以这么自私啊！我也想要有草丛啊呜呜呜……”

“闭嘴。”

“姑获鸟你又打我！”

“哦呀，”正在把闹得不可开交的式神们一个一个冻住的雪女转过头，好像突然想起还有个新人似的，眨了眨眼，“你想要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一个……可以放得下剑鞘的地方。”

“哦，”雪女若有所悟地点点头，胸前的铃铛发出细微的响动，“那，你就住在那里吧。”她指向庭院的一隅，那里搭建着小小的假山，嶙峋的石壁上盘卧着细弱的藤蔓，但山石之间流淌的不是潺潺溪水，而是凝结成一条细股的冰丝。细细密密的雪粒覆盖在藤叶和石壁上，随着微风扑簌簌浮动。她指了指石壁上两道冰沟，对妖刀姬说，“那里刚好放得下你的刀鞘。”

“其实庭院里能放下我刀鞘的地方有很多。”入住三个月后，逐渐同寮内式神熟稔起来的妖刀姬接过姑获鸟递来的茶杯，静静啜饮一口，转过头来端详捧着一杯冷茶的雪女。

“是啊，我知道，”雪女再次眨了眨眼，眉梢眼睫上的雪粒子落进了茶水里，“但那里刚好放得下你的刀鞘。”

妖刀姬盯着雪女湛蓝幽深的眼眸，窸窸窣窣落在额发上的雪花，还有淡漠平静的面孔神情，握着刀的手突然紧了一紧，抬手将杯中茶水一饮而尽，刚想唤姑获鸟为自己添茶，却发现她早已追寻着自己麾下的几只幼崽，不知到何处去了。

“你自己也可以添茶。”雪女不咸不淡地说。

“是，可是我不会泡茶。”妖刀姬垂下眼睑，看着自己手中凝聚着怨恨和锋利的刀刃，浓厚的色彩翻滚着试图舔舐桌面上的紫砂壶，从而营造出了一小阵震动。

“我会泡茶，”雪女摊开一只手掌，端详着自己指缝里的雪屑，“可是我再不能泡茶了。”她动了动指尖，手里握着的茶杯便迅速地开裂，在寒气里碎成了齑粉。

妖刀姬抬了抬眼，说：“我们不适合喝茶。”

雪女长叹一声：“是啊。”她看了看妖刀姬金色的眼眸和搭按在刀背上的手，将视线转移到庭院里打打闹闹的众人身上。

“雪女，你为什么不再穿我们刚见面那天的衣服了？”

雪女没想到妖刀姬还会开口，同时又回想起自己心里不成文的礼节，难得有些赧然，她合拢双手，想了一想，终于还是说了实话：“只有寮里来新人的时候，我才会穿那件衣服。”

妖刀姬挑高了眉毛，想象着固执地单方面遵循着迎接礼节的雪女，连锐利的刀刃都显得柔和了起来。她提起刀，从软塌上站起身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雪女：“换上那件衣服吧，雪女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。”

很少有人以这样命令式的口吻同雪女对话，但一旦此刻她的面前是妖刀姬，这幅情景看起来却是理所当然。雪女认真地盯着妖刀姬鎏金色的眼眸，继而点点头。

雪女很少在行走时踏到实地，这是她的天赋使然，也是她天生就有的诅咒；既然生来便不能近人情，雪女也就悠然自得地穿着蓝白的浴衣，甚至在战斗中也还是如同一片无所寄托的雪花，足不沾地，呼吸之间就是袭天卷地的风雪。

但现在雪女却站在地上，踩着一小片冰面，木屐上覆了一层霜。

她冰蓝色的眼眸弯了一弯，对妖刀姬说：“走吧。”

说完，她转过身，踩着一小圈一小圈自她脚尖向外泛滥开来的冰纹，娉婷而去，靛紫色的布料上飞舞着樱花和金线牡丹，在她周身的微雪里翻飞，像是春日里绚烂的花浪。妖刀姬低头看了看自己绯红色的刀和绯红色的衣摆，突然心情大好，三两步迈到雪女身边，悄悄踩碎冰面边缘，窸窸窣窣的声音仿佛恋人的密语。

庭院并不大，走到尽头便是雪女的小小假山和潺潺雪水，衣着繁复得仿佛莅临祭典的两人并肩而立，昂着头数着飘落的雪花，樱色的嘴唇嗫嚅，呼吸凝结成白雾，在冷气里团团蒸腾。

“呐，雪女，你有没有见过春樱？”妖刀姬突然问道。

“那么，你有没有见过燃烧着的雪呢，妖刀？”雪女反问。

妖刀姬并没有回答她，仍旧昂着头看着天空，好似在观看某一段回忆；“春天的樱花，应该是生机勃勃，又烂漫可爱的吧？粉色的花瓣，嫩绿的芽尖，还有刚从冬天的皑皑白雪里挣脱出来的棕色枝桠，一簇又一簇，一团又一团，好像你降下的雪，却怎么也不会融化，也不会在杀戮里败落。”说着她偏过头去，看着一脸淡然的雪女，“好像靠近看看樱花啊，它的花蕊是什么样的，它的花瓣又是什么样的呢？我好像看过，但我记不得了。”

“我从来都没见过樱花，”雪女的眼神里有一瞬间的黯然，“但是如果你想看什么东西盛满枝头，我可以帮你。”她扬起手，雪下得更大了，成块成块地往下坠落，好像是某种难以言喻，只有放声哭泣才得以释放的悲哀。

妖刀姬静静地看着笼罩了大半个庭院的白雪，看着青松针刺的叶上凝满了白霜，墨绿色的荷叶定格在风中摇曳的姿态，原本随着飞花逐叶叽叽喳喳的麻雀蜷起身子，抖擞着羽毛。雪花盛开在空气的每一个缝隙里，好像一间屋子容不下的春意。

“到处都是白色啊，”雪女轻叹了一声，“天地间的其他颜色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呢？”

“我见过最多的颜色，是血的颜色吧，”妖刀姬语气平板，在两人面前摊平了自己的手掌，“就把这个当作回礼吧。”

她将手掌覆盖在刀刃上，缓慢而坚定地顺着刀的形状向下滑动。她再次展开手掌，将伤口拉得更大，继而重新蜷起，让鲜血顺着掌纹垂直下落。

活人的鲜血，应该更加滚烫，更加炽烈，更加温暖吧？

妖刀姬看着浑圆的血滴在寒气中逐渐变形、凝固，最终砸落在软绵绵的雪地里，继而被前仆后继的雪花所覆盖。

雪女蹲下身，拨开新雪，小心翼翼地为妖刀姬滴落的鲜血塑了一个白洁的浅洼，锲而不舍地拂落一次次埋没鲜血的雪花。

“真美啊，”雪女的声音颤抖，指尖婆娑着触碰那些僵硬的、以及毫无温度的血块，“真美啊，真鲜艳啊。”她小心翼翼将它们拢在自己掌中，回头看面如古井的妖刀姬，蓝色的眼眸里波涛汹涌，融化了的春雪汇成溪流，在她眼里打着回旋儿。

她缓缓合上眼，好像手里的鲜血还在跳动，还在炽烈地发烫。

“这么美的火光，被冰雪留住了，真是太好了。”

妈的我这篇文的重点就是，两人出去走走，然后雪女下雪，妖刀问雪女有没有见过在雪里开的花，雪女问妖刀有没有见过燃烧着的雪。然后雪女就下了一场大雪，妖刀划了自己和雪女的手掌一刀，两人的雪滴到来雪地里，雪女的血带着妖刀的血在坠落地面之前就凝结成冰了，然后就成了火红色的一片血花，是谓雪中火。

然后两人的皮肤特点还是情侣色的，啧，发现了。